

帝台娇宠

花日非

战场所向披靡，朝堂无所畏惧，
纵然内心坚硬如铁，终不敌你三寸柔情。



下

帝台娇宠

下

花日绯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CONTENTS
目录

下册

第十一章	反客为主施惩罚	001
第十二章	犹豫不决难抉择	034
第十三章	智斗萧国两使臣	062
第十四章	惊觉真相难承受	093
第十五章	心慌中计遭掳走	118
第十六章	千里迢迢来寻妻	145
第十七章	岁月静好两心许	178
第十八章	真相大白惹忧虑	211
第十九章	血浓于水难自弃	242
第二十章	帝后携手尘埃定	274
番外	阖家团圆话离愁	298

出了房门之后，潘辰宫里的人全都对她抱以暧昧的微笑，潘辰愣是抬不起来胳膊，要不然可真想一人赏他们一下爆栗，合着受苦受累的不是他们，他们不知道祁墨州的凶残啊。潘辰昨天晚上在床帐中，只是对祁墨州提出了一点小小的建议，让他今后在宫里雨露均沾，不要专宠她一个人，祁墨州就发了狠。这个要断的老腰啊，就是为后宫请命的最好证据。

要是以后再有谁说她霸着皇恩独宠，潘辰就上去一个巴掌，这样的独宠，她还真不想要。

走到院子里之后，潘辰四肢无力，即便是想下地里去看看她的那些小瓜小菜，也弯不下来腰。月落扶着她坐在葡萄架下，潘辰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咦，今儿的避子汤呢？段公公还没送来啊？”潘辰习惯了侍寝后喝一碗避子汤，哪天要是没喝，她还觉得奇怪呢。

“段公公今儿没来。怎么娘娘还盼着他来呀？”

潘辰没有说话，心里倒是回答得很爽快，当然盼着了，凭她现在的处境，才不想为祁墨州生个孩子出来呢。没有孩子，她怎么折腾都是一个人的事情，高兴了就冲他笑笑，不高兴了就板着脸，管他祁墨州对她是否满意呢；若有孩子，那她完全可以想见，情况会发生怎样的逆转。

就算是为了孩子，潘辰今后也不敢随意得罪祁墨州啊，她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她的孩子呢？难不成让她的孩子也什么都不要？她可以被祁墨州厌弃，最多就是打入冷宫过活，可若是有了孩子，她能甘心让孩子去冷宫里和她受罪？所以说，为了保持如今的洒脱，潘辰对太后送来的避子汤自然来者不拒。

潘辰对月落催道：“你去道上看看段公公来了没有。若是没来，你派个人去康寿宫问问。”

潘辰的话让月落吃了一惊：“娘娘，您想什么呢？我们巴不得段公公不来啊，您怎么还上赶着凑过去呢？”

潘辰不好把心里的想法全都告诉她，只能把太后拖出来做挡箭牌：“不是我凑过去，这是太后的意思呀。我若是不从，太后回头找我麻烦，你替我挡啊？”

月落看着潘辰，一时语塞，可心里头却是门儿清，自家娘娘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指不定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什么太后的意思，月落伺候了潘辰这么长时间，还会不知道潘辰是什么性子？娘娘如果自己不想喝避子汤，有的是法子推掉，可娘娘不仅没有推，每回还喝得相当积极，旁人看娘娘是尊敬太后，听从太后吩咐，可月落这个近身伺候的人哪里还能不懂。

把月落打发走之后，潘辰就躺在躺椅上望天。没过多会儿，月落就回来了，脸色不是很好，因为段公公终于被潘辰盼来了。潘辰喜笑颜开地接过了段公公送来的药汁，捏着鼻子一饮而尽。

看着段公公拿着药碗离开，潘辰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回了肚子里，又挨过一回，这下就不用担心了。

段公公送药到柔福宫的前一个时辰，祁墨州将李顺喊了过去，问了李顺太后给潘辰递避子汤的事情。李顺如实回答：“太后每回在娘娘侍寝之后，都会给娘娘送避子汤，这事儿皇上您也是知道的。太后那边曾经派人来打听听过皇上的意思，见皇上没有反对，就一直那么做了。”

柔福宫德妃侍寝后喝避子汤一事，在宫里也不是什么秘密，李顺从前专门为了这事儿来问过祁墨州，当时祁墨州确实没有阻拦。这个时候被问起来，李顺虽然有底气，但还是有些小紧张。

毕竟事关皇嗣，若是皇上突然反悔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要给德妃娘娘出这口子恶气的话，那李顺和下面那班奴才都没有好果子吃。

“皇上的意思是今后不送了？”见祁墨州一直沉吟不说话，李顺忍不住自己试探问道。

谁知道祁墨州却摇了摇头：“骤然停掉会让她起疑，药还是照常送去。”说到这里，祁墨州微微一顿，看得李顺越发不懂这位主子的意思，祁墨州继续说道，“药照常送，但药方……得给朕换一个。”

祁墨州哪里会感觉不出潘辰对他越发冷淡。他试图接近她，却被她拒之心门外。祁墨州想要快速让潘辰再次靠近过来，没什么悬念的就想到了这个方法。

只要让她怀上了孩子，有了孩子做牵绊，她那颗叫人捉摸不定的心总该定下来了吧？

潘辰觉得自己对祁墨州的估计又一次失误了。按照祁墨州从前的作息规律，如果国事繁忙，他定会谢绝后宫一段时间，就连潘辰这里也不会来。可是这一次从宫外回来，潘辰明显感觉到祁墨州变了，几乎每天都会来柔福宫过夜，哪怕很晚，都会过来。有的时候潘辰都睡过一觉了，他才带着外面的冷风进来，来了也不闲着，让潘辰欲哭无泪，倍感压力。

不过，让她感到安慰的是，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又是一年一度的选秀时节了。这个时节好啊。潘辰只要一想到这里，就觉得腰身轻松了一点儿。

第一年选秀，选的人没有入祁墨州眼的，那时候潘辰人微言轻，只能跟在后面充人数，但明年就不一样了，潘辰在宫里有了话语权。明年选秀的时候，潘辰决定给祁墨州多找一些倾国倾城的佳丽回来，让祁墨州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这样他就能在自己身上少放点儿注意力了。但是在明年选秀尘埃落定之前，潘辰感觉还是要多补补才能扛得住啊。

这日潘辰在御花园里剪梅枝，李全从远处追过来，对潘辰说道：“娘娘，皇上宣您去一趟太和殿，说是潘相想见一见您。”

潘辰剪梅枝的动作一顿，她回过头来，向李全确认：“潘相？我爹？”

李全连连点头：“是，奴才问了好几遍，确实如此。”

潘辰将手放下来，脑中飞快运作起来。潘坛这个时候找她，无非就是为了潘瑜封县主的事情吧，其他的潘辰可想不出来有其他什么事情，潘坛需要找她的。

而且，潘坛是通过祁墨州的太和殿找她的，并不是像普通人一样递折子入宫请见，这可能就是为了防止潘辰不愿见他吧，毕竟如果是递折子进宫，潘辰十有八九不会答应，但通过祁墨州的话，她就不能不去了。

潘辰有些搞不懂潘坛和孙氏为什么会这么看重潘瑜的婚事，不惜让孙氏

奔走入宫，请潘筱出面，潘筱出面未果，潘坛居然亲自出马来找潘辰。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给潘瑜定下个县主的身份出嫁了。

既然潘坛是通过太和殿请见的她，潘辰也不好明着拒绝，正好她也想探探潘坛的口风，看看潘家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潘辰将剪子递给了凌霄，然后带着秋萍和辛冬往太和殿去了。

到了太和殿之后，潘辰才发现，原来祁墨州临时去了内阁，不知道是专门给潘坛和潘辰制造单独交谈的机会，还是真的有事。

潘辰进去之后，李顺与潘辰打了个照面，向潘辰行礼问安后，就退了出去。

潘坛听见潘辰来了，转过身来。潘辰走进来。父女俩对视了好一会儿，谁也不想对谁行礼。潘坛咬了咬下颚，叹了口气，对潘辰指了指椅子，开口说道：“坐吧。我有话与你说。”

在潘辰的印象中，这还是潘坛第一次和她正面谈话。从前潘辰在潘家，一个月也看不见他一回，看见了，潘辰也不是被潘坛注意到的那一个。不过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潘辰在潘家的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却是平安的。

潘辰从来就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对潘坛说道：“还是丞相坐吧，我成天在宫里待着，腰都坐得有些酸了。”

潘坛见潘辰不像要好好说话的样子，眉头就蹙了起来，负手走到潘辰面前，沉声说道：“既然如此，那为父便也站着好了。今日我来找你，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潘辰被潘坛话里的那句“为父”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摇了摇头：“不知。丞相与夫人从来都是去长乐宫的，贤妃那边该是更了解丞相府里的事。”

潘坛忍不住冷声对潘辰道：“你就非要这么与为父说话？之前你母亲回去与我说你变了，我还不信，如今瞧着，可不由得我不信了。德妃娘娘位高权重了，可以不认父母兄弟姐妹了，是不是？”

潘辰一挑眉，对潘坛这些话不予置评。潘坛见她沉默，敛下眸子，语调稍微缓和了些：“好了好了，我今日来也不是为了教训你。我知道你心里不舒坦，为父平日里对你确实有所疏忽，可是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记自己是什么出身，背祖忘宗的话，今后可是要下阿鼻地狱的。”

潘坛的话让潘辰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国之相口中说出“阿鼻地狱”这四个字，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呢？

“丞相让我不要忘了出身，可我倒是想知道丞相当初写折子参我是扫帚

星的时候，可曾想过我的出身？”

潘辰不想和他兜圈子，直接将这件事情抛了出来。只见潘坛脸上一阵尴尬，没想到潘辰竟然知道这些事，但姜还是老的辣，就算被潘辰当面质问，潘坛亦有一股不羞不臊的本事。他对潘辰说道：“我道你如何会对潘家有这样大的成见，原来竟是为了那件事。是，为父承认当初写折子是一时冲动。可那时你在宫中处处压制着你姐姐，让你姐姐日日以泪洗面，你是庶出，不知道分寸竟还处处打压嫡出的姐姐，为父这才忍无可忍写了那封折子。但后来为父也后悔了，还亲自去祖宗祠堂里上了香，禀了罪，给你抄了一份长生经。这些你都不知道，我不怪你，但你若因此而怨恨为父或是潘家，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潘辰满脸茫然，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她还真是第一次听见一个人把这种话说得这样冠冕堂皇。潘坛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他写折子参你是扫把星，是他一时冲动，是你的行为逼他做的，被皇帝驳回之后，他的后悔方式就是去祖宗祠堂里点个香，向祖宗告自己的罪，然后写一写什么长生经。而这些事情都是潘辰不知道，并且无法确认的，可就算潘辰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潘坛还要求潘辰无条件地原谅，不原谅就是她的不对。

人可以迂腐，可以迷信，但他这样不讲理，潘辰觉得太说不过去了吧。不过，这些话潘辰也就是心里想想，她已经放弃了当面和他争论的兴趣，挑眉轻声问道：“哦……那所以，丞相今儿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赶紧说吧，说完了她好拒绝，赶紧回去插花。再这么和他耗下去，潘辰真怕自己会一时忍不住“呸”过去了。

“既然你与潘家与为父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了，那为父也就不隐瞒你了。最近潘家确实有点事情。你五姐姐出嫁在即，嫁的是西陵吴家的嫡长子。那吴子期确实是个很好的归宿，为父有心让你五姐姐嫁得风光一些。你在入宫前，姐姐们对你也是颇为照顾的，如今该是你为姐姐们出力的时候了。为父不要你做其他事情，只要你在皇上面前，替你五姐姐说几句话，让皇上给她封一个县主的封号。至于封邑和封地，若是能让皇上给一点儿，那自然是更好的。”

潘辰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潘坛的话，突然有种自己被人当作傻子对待的感觉。潘坛说得可真轻松，若是潘辰自己没脑子，说不定还真被他骗了。潘瑜没有功绩，没有荫封，就像是祁墨州自己说的，想空手套白狼，套一个县主的身份过去，并且潘家还不想付出任何东西，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更何况，潘坛不仅想要县主的封号，还想要封邑和封地？

“这个……我记得长公主的一个孩子至今也还没有封县主。五姐姐的身份是不是有点够不上？”潘辰觉得自己说得挺委婉的，因为气得太过了，都觉得啼笑皆非。

潘坛见潘辰没有答应，眉峰一蹙：“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旁人这么说你五姐姐也就算了，可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潘家百年名门望族，这样的出身和身份，放眼整个天下又能找到几家？长公主的孩子没有封县主，那是长公主自己没有向皇上请封，说明她还不需要县主的身份，可你五姐姐出嫁在即，自然有个先后了。你只管去说便是，凭着皇上对你的宠爱，为父相信应该不难。”

潘辰再次笑问：“若是不难，丞相何不让贤妃去说呢？同样是皇妃，贤妃娘娘又是潘家的嫡女，说话肯定比我有分量多了。这件事情在贤妃和丞相眼中也许不是什么难事，但在我的眼中，这就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恕我做不到。”潘辰直接回绝了潘坛，并且将事情推到了潘筱身上，反正他不是说这件事不难吗？那就让她的宝贝女儿去做好了，潘辰才不想蹚这个浑水呢。

“你……”潘坛被潘辰的话噎着了，他忍了忍，试图继续说服潘辰，“如今谁不知道你在后宫的声望比贤妃要高。你开口，皇上必然不会拒绝，何必非要贤妃出面哀求呢？她从小心气儿就比旁人高一些，你这不是为难她吗？”

对于潘坛，潘辰觉得已经没什么好与他说的了，只笑着来了一句：“丞相心疼贤妃，我也是支持的。五姐姐的事，我真帮不上忙。唉，也是旁人看着我风光，其实啊，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处。对了，我也好长时间没回去看看姨娘了，不知我姨娘近来如何呀？”

潘辰将话题引到了柳氏身上，只见潘坛愣了愣，目光显然有些闪躲，说道：“你姨娘……自然是好的。”避开了潘辰的目光，潘坛似乎又想了个主意，“如果……你肯帮这个忙，那我回去之后定会多宠爱你姨娘一些，你觉得……这样可好？”

一个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潘辰今天算是见识到了。看潘坛的表情，他一定知道柳氏离开了潘家的事情。他暗地里有没有派人去找，潘辰不知道，但是他在明知柳氏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居然还和她说这些，这就不仅仅是没有父女情了，连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不过潘辰本来也没把潘坛和潘家放在心上，如今又见识了潘坛的无耻，哪里还想和他多说废话，直接摇头说道：“宠爱倒是无所谓的，反正我姨娘

喜欢清净，但五姐姐这个忙，我真帮不了。丞相既然心疼贤妃娘娘，那何不自己出面对皇上说呢？你迂回找到我这里，可不是太费劲了吗？”说完这句话之后，潘辰就不等潘坛反应过来，转身离开了太和殿，不再和他多牵扯。潘坛意识到自己被潘辰驳了面子，在殿中愣着站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回到家中，潘坛将今日在宫中与潘辰的谈话告诉了孙氏，孙氏听了之后，果然怒了：“哼，不过是个庶出的下贱身份，居然敢跟相爷这样说话，简直是翻了天了！”

潘坛也还在震惊中，他入宫去找潘辰说这件事，感觉应该是十拿九稳的，潘辰就算心里不愿，可必然会给他这个父亲几分薄面。谁想到他去开了口，不仅没得到想要的结果，反而还被奚落了一番。要是他自己找皇帝能有个好结果的话，又怎么可能找她去呢？

“我当初就说柳氏和她肚里的孽种不能留，如今潘家养她们这么多年，老的跑了，小的忘恩负义，到底是出身下贱，仁孝礼仪全都不顾了。”

孙氏开始念叨潘坛，潘坛瞪了她一眼：“好了，此时怪我有何用？我看吴家根本就是无事生非，从前定亲的时候也没说要瑜姐儿有县主的名儿啊，不过是近日吴启忠在建康城里有了点儿名望，就想后悔了。他们也不想想，当初他来建康举目无亲，若非我举荐，他哪有如今的声势？”

潘坛对孙氏吹胡子瞪眼说了这么一通，孙氏也不敢再和他念叨了，只扶着潘坛坐到一边，安慰他道：“吴家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可如今谁让莨儿跟在吴子期后面做事呢。其实凭咱们这样的家世，请皇上封个县主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若是在前朝……”

孙氏的话让潘坛挡了回来：“什么前朝？你还嫌不够乱是吗？”

孙氏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不敢跟潘坛较真儿。潘坛见她软下来，又开口抱怨了一句：“要不是因为莨儿有把柄抓在吴家手里，量他们如今也不敢在我面前掀风浪。都怪你生了个好儿子！什么不好碰，偏偏去碰那杀头的买卖。”

提到儿子，孙氏就不乐意了，跟潘坛争辩：“老爷说的这是什么话，儿子是我一个人的吗？莨儿年幼无知，着了外面那些人的鬼门道，他哪里知道那些军需买卖不能碰？再说了，军里私下里碰的人多了去了，偏偏咱们莨儿被推到了台面上，叫人抓了辫子，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老爷在军中说不上话吗？

吴家如今拿此事说道，要瑜姐儿封县主出嫁，虽说乘人之危，可若是老爷有本事，何以这等小事也办不好呢？”

潘坛素来敬重孙氏，对孙氏言听计从，知道她爱子心切，谁要说了她的一对儿女，那她便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罢休的。潘坛自己也是如此，先前不过是说些气话。夫妻俩凝视片刻后，不约而同叹了口气。孙氏也不是存心和潘坛争辩，遂出言安慰道：“妾身说话太过，老爷莫与妾身计较。我不过是被潘辰那臭丫头的。年初官见之时，我便在她那儿受过一回气，回来也是说与老爷听过的，如今老爷也亲自领教了那丫头的厉害，可还会说我大惊小怪，无容人之量？”

夫妻俩不想说儿女的不好，吴家如今又拿捏着潘某的错处说事儿，也不能招惹，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潘辰可以拎出来骂一骂了。

潘坛叹了一口气，在孙氏手上拍了拍：“如今她翅膀硬了，不仅连这点儿小忙都不帮，还处处要与潘家作对的样子，筱儿在宫里的日子不好过啊。”

提起这个，孙氏眼波一转，忽然就笑了出来：“哼，关于这个，老爷不用操心了，我自会为筱儿讨回公道。”

潘坛看向孙氏，只见孙氏嘴角扬起一抹笃定的笑。潘辰身边有她安插的钉子，如今身上只怕早就中了毒，离她毒发不过是时日早晚的事情。但这些孙氏可不打算对潘坛和盘托出，毕竟她一直以来的形象都是大气温婉的当家主母，杀庶女这种事情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既然孙氏不想说，那潘坛也断没有追问的道理，反正他只想家业兴旺，官途坦荡，至于其他的，全权交给孙氏处理，他也是放心的。

孙氏眼睛一眯，算算潘辰中毒也有一段时间了，可不知为何竟丝毫没有动静传出来。孙氏也不禁有一点儿着急了，心念一转，对潘坛说道：“只是瑜姐儿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眼看月底婚事在即，若是没有县主的封号，吴家那边也不好交代吧。”

潘坛想了想，摆手回道：“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吴家不过是要挟，可也不敢真的因为这事儿对潘家如何。某儿虽然行事莽撞，有把柄在他们手中，可说到底也不是某儿一个人的事，若真闹大了，在建康城中牵扯极大，量吴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若真牵扯出来，他们就别想在建康城内立足了。至于婚事，是他们求亲在先，这个时候悔婚对他们家也没有好处。”

听了潘坛的分析，孙氏也觉得是这个道理，犹豫片刻后对潘坛说道：“老

爷，妾身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老爷觉得如何？”

潘坛见她有话要说：“夫人但说无妨。”

孙氏凑近潘坛耳边，对潘坛小声说道：“瑜姐儿成亲那天，我想递折子入宫，请贤妃与德妃一同回府相聚，也能给潘家壮壮声威。这样就算瑜姐儿没有封县主，也可以让吴家人看看我们潘家的势力。”

而最重要的一点，孙氏并没有和潘坛说，她安排在潘辰身边的钉子已经好些时候了，可潘辰一直不出事，她等得都有些心焦了。潘辰在宫里太过谨慎，但如果出了宫，情况就不同了。况且她让那钉子下的都是些慢性毒药，潘辰受了伤回去，也得过阵子才毒发身亡，这样就怪不到潘家头上。

潘坛不了解孙氏内心的真正想法，费解道：“若是壮声威，让筱儿回来不就够了，还要她回来做什么？”潘坛口中的“她”指的自然是潘辰。如果可以的话，潘坛简直不想承认她是潘家的人。一个不愿意为家族做贡献的人，就算她做到了皇后的位置，又有什么用？又能给家族带来什么好处呢？

孙氏却坚持道：“一门双妃，只要她来了，自然能给潘家多带些威势。”

潘辰不想和潘家多牵扯，不想为潘家牺牲，孙氏偏偏就要她物尽其用，丢性命之前，总要让她给潘家做一点儿贡献才好，哪怕是撑撑门面呢。

“这些事情，你自己决定就好，反正我是对那丫头不抱任何希望了。她不过是受宠了一点儿，就开始眼高于顶，今后若是失宠了，自然也别想潘家对她施以援手。”

有了潘坛的这句话，孙氏也就放下心来了。孙氏嘴角噙着笑，眸中闪过一道冷光。

潘辰在柔福宫中打了个喷嚏，月落就赶紧给她送了披风过来。潘辰捧着手炉站在廊下看雪。

“今年的雪似乎特别多呢。”潘辰呵出了一口雾气，这般说道。

“马上就要腊八了，是该下雪的时候了。”

潘辰回头看了看她，突然说道：“回头做点儿柿饼，咱们过年守岁的时候吃吧。”

“哎，只要娘娘吩咐就成。”

两人正说着话，秋萍打着伞从外面回来了。她在廊下入口处跺了跺脚，这才搓着手走到了潘辰身前。潘辰给她拂了拂肩膀上的雪花，将手里的暖炉

递给她。秋萍也不客气，抖了抖身子后，才对潘辰说道：“娘娘，玄参那里有事儿禀报，事情似乎有进展了。”

潘辰眉峰一挑：“哦？这就有了？”

潘辰走进殿中，让秋萍喊玄参进来。玄参从外面透了透寒气，这才进殿向潘辰行礼问安。自从那件事情暴露之后，她就不怎么敢和潘辰对视了，也是被潘辰彻底震惊到了，她用的那种毒，潘辰居然能从头到尾将她用的东西全都说出来。玄参哪里还敢跟潘辰对着干，再加上她妹妹的事情，潘辰说到做到，将那屠户赶出了建康城，永绝了后患。玄参本来害潘辰就是为了自家妹子，如今事情解决了，她又被潘辰发现了，自然将所有事情全都交代给潘辰了。

之前是潘家的大管家先找到的她，说是要给她银子替她解决妹妹的事儿，让她替他们夫人做事儿，她一时糊涂就答应了。原本以为这件事情败露之后，自己必死无疑，娘娘一定不会放过她，可是让玄参没想到的是，娘娘给了她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与娘娘相处这么长时间，玄参知道自家娘娘是个什么性子。柔福宫里上下和睦，对娘娘忠心耿耿，玄参的心也是肉长的，不可能没有触动，她也想跟大家一样，忠心耿耿地待在柔福宫里。原本就是逼于无奈才答应人家做的事情，现在娘娘不怪她，反过来让她帮忙，玄参觉得只要能重新取得娘娘的信任，就算最后被人发现了，她也在所不惜。

“行了行了，别跪了。说说，怎么样了？”潘辰对玄参问道，让秋萍把手炉递给玄参焐一会儿，玄参战战兢兢地接了过去，只觉得暖的不仅仅是手，还有自己的一颗心。秋萍和月落退了出去，偌大的柔福宫里只剩下潘辰和玄参两人。

“奴婢按照娘娘的吩咐换了一种膏脂，辗转送到了长乐宫。贤妃娘娘用了有一些时候了，并未发觉不对劲儿的地方。”玄参简单交代了一下自己做的事情，见潘辰点头，才又继续说道，“娘娘是知道的，其实这种毒若是脸上、身上没有疮和伤痕，短时间内是不会有问题的，可就在今天早上，贤妃娘娘对楚红姑姑发火的时候被簪子上的亮片割坏了一点儿耳垂……”

“割坏了耳垂。还要多久才能看出效果？”潘辰想要潘辰的命，潘辰不会对她客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她当初让玄参用什么毒害她，如今潘辰只想对她如数奉还。

“十天左右就能看到效果，所以奴婢才敢来禀告娘娘。”

潘辰听了玄参的话，就明白了大致的意思。她让玄参继续盯着，有消息第一时间汇报。

就在潘辰等玄参消息的时候，内廷司将孙氏的折子递到了她面前。潘辰打开看了看，就交给了一旁的月落。秋萍瞄了一眼，对潘辰问道：“娘娘，潘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呀？从前潘家有事，也没见她递折子入宫来请您啊。”

潘辰想了想后，对秋萍回道：“要是想让吴家人看看潘家一门双妃的鼎盛，要么就是对我有什么企图，想要在宫外对我做点儿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没安好心。”

秋萍听潘辰这样形容潘家夫人，一时没忍住笑了。月落从旁问道：“那明知道是没安好心，娘娘还要去吗？”

潘辰看了一眼月落：“去啊，为什么不去？有的时候面对敌人，一味地忍让是没有意义的，得深入敌方阵营，看看他们究竟想要什么花样，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

月落和秋萍对看一眼，不懂自家娘娘怎么能把这么危险的事情说得这样轻松。潘辰也不想和她们多解释什么，拿着孙氏的折子，便往太和殿去了。

路上有积雪，潘辰是坐着轿辇去的。她还没从回廊走到门口，李顺就得了消息，亲自迎了过来。潘辰瞧见他笑了笑，李顺便上前来请安了：“哎哟，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就在刚才皇上还提起娘娘呢，娘娘这就来了，可不就应了那句话——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对于李顺的话，潘辰并不想给予太多回应，和他寒暄了两句就进了太和殿。太和殿里的地龙烧得没有潘辰柔福宫里的旺盛，因为祁墨州行伍出身，不习惯太温暖的环境。潘辰进去之后，正要将披风除了，祁墨州从屏风后走出来，手里拿着卷宗，对潘辰道：“别脱了，怪凉的。”

潘辰才不会跟祁墨州客气，他让不脱就不脱了，裹着披风往暖炉旁走了走。潘辰简直想把炉子扛背上行走。祁墨州坐在软榻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怕冷的潘辰，放下了卷宗，对潘辰招招手，说道：“这屋子里最暖和的是朕，你怎么不来抱着朕取暖？”

潘辰无语。潘辰想起来自己是带着正事来的，吸着鼻子将孙氏递进宫的折子给祁墨州看了，说道：“娘家五姐姐成亲，夫人请我回去主持。”

祁墨州知道潘辰和潘家的关系，看了孙氏正儿八经递入宫的折子，不禁冷笑一声：“你若不想去，便不去吧，横竖你在宫里，谁也奈何不了你。”

潘辰却摇头，直言不讳：“不啊，臣妾要去！五姐姐一个庶女嫁给了西

陵吴家的长子，这么热闹的事情，我怎么能不回去凑凑热闹呢。”

祁墨州显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听潘辰现在提起来，不禁笑了。潘辰不解。祁墨州对她招手。潘辰走过去，还没站稳，就被祁墨州拉扯到了怀里，强行按坐在他腿上。潘辰身上有披风，祁墨州箍着她，潘辰就没法动弹了。

他将潘辰的一只手从披风里拿出来，放到自己胸口焐着。潘辰靠在他怀里，果真像是靠在暖炉上似的。潘辰秉着有福就享福的想法，就不挣扎了。只听祁墨州说道：“潘家这回惹上的事儿不小，你知道吴家为什么敢要挟潘相，还提出非分的要求，让给你五姐姐讨个县主封号吗？”

这些事情，潘辰哪里知道。听祁墨州似乎想说，她当即两眼一亮，说道：“莫不是有什么故事在里面？”潘辰虽然早就知道潘坛和孙氏不会无缘无故为潘瑜求什么县主身份，但是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秘密，自然是感兴趣的。

“要说这事儿还得说到潘家大公子潘莒身上，他好端端地参与了倒卖军需的事情。这种事情虽说是朝廷一手掌控的，可是古往今来想从中获利的人不在少数，潘莒也起了这个贪心，就跟着人家后面做了。谁知道他点儿背，刚入行就遇上了大扫荡，赔了货让潘家损失不少不说，还差点儿因为这个吃了官司。若真入了狱，就这个罪名，朕能把潘家整得举家流放关外，你信不信？”

潘辰皱眉道：“信，您这手段，臣妾还会不信？”别说把潘家流放了，就是灭门了，潘辰也相信啊。只不过这句话她没当着祁墨州的面儿说出来。

“不过事情有转机。管这案子的那个人吧，跟吴启忠有过命的交情，听说了吴家和潘家就要联姻，便将这事儿告诉了吴启忠。吴启忠从中周旋，才算是替潘莒把这事儿压了下去。可什么时候再翻出来说，那就是他吴家高兴的事儿了。仗着这个原因，吴启忠想着让自己的嫡子娶你五姐姐这个庶女有点儿太亏了，这才又跟潘相提出要个县主的名头，好让他吴家娶亲娶得有点面儿。”

经过祁墨州的解释，潘辰终于明白孙氏和潘坛的意思了。怪不得孙氏会两度进宫找潘筱求援，让潘筱找祁墨州说封潘瑜为县主的事情，还惊动了潘坛亲自入宫来找潘辰，原来这对视孩如命的夫妻，是为了自家儿子打算啊。潘辰相信，如果今天出事的不是潘莒，而是潘勤的话，就算是打死孙氏，她也不会入宫替一个庶女请封县主。

潘辰想到这里，狐疑地转向了祁墨州，问道：“这些内情，皇上既然都知道，难道就由着他们糊弄吗？你不做点儿什么？”

潘辰神情狡黠，眼睛里透着光，叫人看着忍俊不禁。祁墨州伸手在她鼻

头上刮了刮，宠溺道：“朕知道你这一肚子坏水在想些什么，朕才不会上你的当呢。世家里像这种互相牵制的地方多了去了，朕只需知道，派人暗中盯着，别惹出其他更大的事情，至于这种小事，他们有他们自己解决的方法。换句话说，他们出手次数多了，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可比这些事有意思多了。”

这就是所谓的帝王心术，讲的是“制衡”。潘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祁墨州见她这副神情，不禁笑着问道：“又在想什么呢？”

潘辰一瞪眼：“没想什么呀！”眼睛一转，潘辰对祁墨州比了比被祁墨州放在一边的孙氏的折子，说道，“五姐姐成亲，他们邀我出宫，这事儿皇上还没说准还是不准呢。”

祁墨州似笑非笑地靠近潘辰，吓得她不住往后缩。祁墨州没给她太多机会，凑近她耳边轻声说道：“准不准的，还得看娘娘如何表现啊。”

潘瑜成亲是在腊八前夕。潘辰对他们挑的这个日子不是很懂，据说是成亲之后，潘瑜正好年底随吴家一同回西陵祭祖、过年。

潘筱和潘辰都是妃子，潘辰的仪仗规格要比潘筱高一些，潘辰走前边儿，潘筱就得跟在后面，等潘辰下了轿辇之后，潘筱的仪仗队才能向前。

内廷司也不知道是特意被吩咐过还是怎么的，在潘辰的仪仗队中，很多都是从御驾队伍里挑选出来的，品级自然比潘筱的仪仗要高，甚至连潘辰的护卫队都是由御前侍卫副统领张元亲自带队的。潘坛领着一大家子在外迎接两位皇妃，首先看见的是盛装的潘辰，又看见了她的排场。张元上前对潘坛行礼，潘坛认出了他，一番见礼之后，居然还转过了头对潘辰说道：“娘娘回家一趟，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居然还要劳烦张副统领护送，潘家又不是龙潭虎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咱们府里有什么危险呢。”

潘坛和孙氏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潘辰就喜欢看他们脸上不高兴，可又对她无可奈何的样子。不用说，如果今天用这些御驾仪仗的是潘筱，潘坛和孙氏定然会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潘辰莞尔一笑，说道：“哪里有什么危险，不过是皇上爱惜罢了。”既然他们想听酸话，那潘辰也不客气了，直接呈上了特级酸醋，让他们一次酸个够。

潘坛和孙氏脸色一僵，还没说话，就听在潘辰后面下轿辇的潘筱上前说道：“德妃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不，皇上只对你爱惜，对我便是不爱惜了？”

潘辰回头对潘筱露出一抹矫揉造作的笑，抚了抚鬓角，道：“爱惜这种

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皇上对贤妃爱惜还是不爱惜，也不是我说了算的，贤妃自己清楚就得了。”

潘筱被潘辰将了一军，脸色变白，厚厚的妆容似乎都不能掩盖。孙氏上前，冷声说道：“都是一家子，何必在家门口论这些是非呢。贤妃娘娘素来端庄大度，教养超群，德妃娘娘忠厚仁孝，姐妹同心，如何都在今日开起了玩笑？快别说了，随我进去瞧瞧今天的新娘子吧。今日是她的好日子，也算是熬出头了，嫁过去就是吴家明媒正娶的大妇了，礼节可烦琐着呢。”

孙氏杀人不见血，几句话就把潘辰不是明媒正娶入宫的事儿揭了出来。外面等候的宾客们面面相觑，心里更加确定了德妃不为家族所喜。就算受宠，也只是以色事君，看着如今风光，却未必长久。

孙氏亲自牵着潘筱入内。潘坛扫了一眼潘辰，终究还是维持了气度，对潘辰比了个请的手势，让她入门。

潘辰走在通往主院的路径上，身后跟的是宫中的内侍们，月落、秋萍分别跟在她左后方和右后方。月落嘴快，忍不住替潘辰打抱不平，小声埋怨道：

“哼，什么嘛，潘丞相和潘夫人怎么能这样与娘娘说话？”

秋萍扶着潘辰，瞪了月落一眼，以同样小的声音警告她：“什么场合，别乱说话。”

潘辰也转过头看了月落一眼，月落暗自吐了吐舌，不敢再造次了。

因为潘辰和潘筱是皇妃，所以入了客厅之后，两人便都是坐的上位。潘辰不经意地扫过潘筱的耳郭，确实如玄参所言有一道特别细小的口子。潘筱感觉潘辰在看她，转过头来高傲地瞥了一眼潘辰。

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潘瑜被两名全福妇人扶了出来，还未穿戴凤冠霞帔，就先出来请安了。她走到潘辰和潘筱面前，分别给两人行礼，然后给两人敬茶。潘辰份位高些，自然先从潘辰开始。潘瑜亲自端着一只装有热茶的三才杯送到潘辰面前，轻柔地说了一声：“德妃娘娘请用茶。”

说着，潘瑜便动作缓慢，小心翼翼地托着杯盘给潘辰敬茶。潘辰接过杯盘，让一旁的秋萍将她的贺礼送上，然后伸手将杯子从杯盘上拿起，正要喝，好端端的杯子忽然就裂开了，热水洒了潘辰一身。潘辰本能地跳了起来，用手把碎掉的茶杯从身上取下，谁知道一时心急，手指被碎瓷片割伤了。

月落和秋萍也受到了惊吓，赶忙上前看潘辰有没有事。见潘辰的手指开始流血，月落怒目瞪向了敬茶的潘瑜。只见潘瑜赶忙低下头，一副受到惊吓